

齐鲁晚报 2013.1.21 星期一

今日潍坊

编辑:蔚晓贤 组版:王慧英



乡村腊月

文/陈洪娟

几场厚厚薄薄的冬雪过后，腊月便迈着轻盈的脚步向着乡村走来。一迈入腊月的门槛，孩子们便在村子里成群结队地疯玩。“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在这充满稚嫩的童音里，迎接春节的大幕拉开了，腊月像是沿着一条千年碾下的车辙，一步一步直通年关。村庄上空也开始弥漫出一股越来越浓的年味儿。

腊八粥是一定要喝的。腊八那天，女人们从天蒙蒙亮就忙碌起来，淘米、挑豆、泡枣……像是在进行一场极其庄严的仪式。稍后，开始烧火煮粥。灶膛里的火，哔哔剥剥地燃着，锅里的粥煮得“吧嗒”、“吧嗒”地响，那响声听得真叫人舒坦。

过了腊八，家家户户开始置办年货了。“小寒大寒，杀猪过年”。男人从自家的猪圈里挑一头大肥猪，烧上一大锅水，几个人将肥猪摁在桌子上，雪亮的刀子往猪脖子上一抹，热腾腾的猪血就淌了一盆，然后刮光猪毛扒开膛，腌肉、灌香肠……整个乡村应浸润在一片蒸腾的热气里。鱼也要捕一点的。乡间最热闹的要数下塘捕鱼了。但见那偌大的

河塘四周站满了围观的男女老少，随着鱼网的逐渐收拢靠近岸边，惊骇的鱼儿在水中活蹦乱跳，引得岸上的人们惊喜不已，欢呼雀跃。随后的日子里，腌制的腊鱼、腊肉、香鸡、香肠就挂在了屋檐下，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油光可鉴，像一幅淡雅别致的风俗画。

姑娘媳妇们也开始争晴天，抢日头“洗年”了。乡村的池塘沟河边，笑声、叫声、棒槌捶衣声，此起彼伏，惊得鹅鸭扑棱，鱼儿欢腾。红被子，绿床单，花衣服，把一塘池水染得姹紫嫣红。接着便是“除尘”，找个天气明朗的好日子，女人围上了旧头巾，高举着掸帚，把屋里屋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把家里的瓶瓶罐罐仔细地擦洗一番，以崭新整洁的面貌迎接新年这个珍贵的“远方来客”。

到了腊月二十以后，年味更浓。外出打工的人们陆续返乡了。小镇上也热闹起来了。乡人们披红挂绿、兴致勃勃地坐着小四轮、骑着摩托车，三五成群地去赶集。无论是菜市场还是各个店铺，到处人满为患。等日头偏西，车流又载着欢笑和满足，回到炊烟袅袅的村子。乡村的腊月啊，像一挂串铃摇曳的

大马车，拉着乡村人的殷实和幸福，在乡间的大道上向着更美好的岁月奔跑。

晚上，乡村的夜也变得温馨而又诗意。一家人围着旺旺的炉火，尽情享受着安详与温馨。女人好不容易坐下来了，手里却还是闲不住，一针一线呼呼地纳起鞋底；男人用粗糙的手指摁着计算器，盘算着一年的收成，有一句没一句商量着过年的开销；情窦初开的姑娘小伙掏出手机，和远方的恋人发着短信，爱情的信号漫过乡村，传递着彼此的思念；老人是最悠闲的，支起长长的旱烟杆，香香地吧嗒着，看着儿孙们喜悦的笑脸，他的眼里也跳动着柔和的火焰……

从腊月二十四往后，乡村到处充满了喜庆气氛，鞭炮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到处充盈着火药的香味。一直到来年的大年初五，整个乡村都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中。

乡村的腊月，充满了温馨，充满了祥和，充满了喜庆，充满了吉祥。乡村的腊月，是又一个美好新年的前奏，是新一轮红火日子的开启，是又一轮丰收年景的展望

腊月黄昏

文/刘风美

我童年的记忆里，故乡腊月的黄昏是一幅令人沉醉的乡俗画：村口那棵秃枣树，像一匹瘦马在北风中肃立，袅袅炊烟在一户户屋宇上空飘散，天边的飞霞如歌似吟，在余晖夕照中云舒云卷。

故乡进入腊月时光，黄昏的街坊上有人敲锣击梆，敲锣者声声高呼，击梆人沿街巡走，他们的呼喊声穿透黄昏时光的风雨人情，一直保存在我阵年酒香的怀念之中，我至今依然清晰记得：“寒天腊月，小心火烛，关好前门，锁上后门，看好柴草，注意火盆，谨防贼盗，紧闭门户。”那声音抑扬顿挫，在经久不绝的岁月记忆里，像一首老歌散发着梦幻一样的亲切和熟悉。

腊月乡村的黄昏，许多置办年货的人纷纷回家，他们从城里购回了年画、春联、散酒、肉鱼……再邀几个人在一起喝酒猜拳，在推杯换盏之际吃着小

菜，在激情澎湃之时心潮翻涌，他们侃年景收成，说开心乐事，狂笑而大叫着：一枝梅呀、哥俩好呀、三星高照、四季财呀……喊声震惊乡野，喜气其乐无穷。

有一位老乡对我说，腊月黄昏充满了思念和期盼之情，因为在村头的那棵秃枣树下，男女老少聚在一起，他们闲聊之时，用心等待着出外归来的父母、儿女、亲朋、好友……尤其是多情的姑娘，揪着辫梢眺望远山更远处，焦急地期待着那个熟悉归来的身影。有一点值得庆幸，只要有人归来，大家都是高兴地纷拥而上，在嘘寒问暖之时显出少有的殷勤和兴奋，因为厚道的村民认为，每一位归来的游子都是亲人，他们在外艰辛闯荡，只有回到家才真正有了亲情、幸福和快乐，即使行囊空空，平安归来就是生活中的大福大贵大喜了。

那时，我的邻居家有一位大姐姐，

她唱的一首民歌风味十足：“清早等哥黄昏后，三月等到腊月根，只见雁儿往南飞，不闻哥哥嗯一声……”后来听人说，腊月黄昏的风情，是一年之中最炽热思念的时候，就像歌词后半段唱出的意思——豌豆开花显出红色的花蕊，就必然要结出豌豆种子来，来年种下了小豌豆，开满鲜花的红红田原，就是妹妹献给哥哥一腔热烈的爱和相思。

腊月三十，在黄昏时烧完黄昏纸——怀念逝人而烧的纸钱，然后家家户户都要举行一个隆重的黄昏家宴，全家人团圆在一起吃年夜饭，饭后晚辈给长辈叩头拜年，而长辈则给晚辈散发压岁钱。听人说，腊月三十的黄昏时光，是洗净心灵迎接美好新年的吉兆之时，黄昏的空气中散发着爆竹浓浓的硝烟味，还有朔风寒雪之中飘着的祥瑞之气。

在腊月的风中

文/鲍安顺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童年时，看了歌剧电影《白毛女》后，我在脑海深处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感觉腊月就是雪花在飘，想象着腊月就是北风在吹。这是被歌剧中充满悲剧力量的歌词所感染，更是被电影中的杨白劳在年关时的悲惨遭遇所震撼。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却知道腊月里北风吹来时，可怜的喜儿要戴上红头绳过年了，他们家也是要包饺子的。可是印象中北风吹着的腊月很脆弱，让那个物质贫乏年代的人性也变得清贫无瑕——仿佛爱恨情仇在腊月的北风中疯狂燃烧。

长大了，我爱看书，也喜欢思考了。于是站在腊月的风中，想象着西伯利亚的寒冷吹来了腊月的风，吹起了洋洋洒洒的雪花，吹冻了湖面厚厚的冰层，吹得朵朵梅花悄然开放着散发出浓郁的清香。那是一种青春时光的躁动与热烈，内心的渴望在汹涌澎湃，感觉腊月的风有

一种诗情画意了，它是年的隐约欢笑，是麦穗飘香的气息滋润出来的悠闲与快乐，是无数人情的伫望，也是城乡咆哮的忙碌人流……一切汇集在腊月的风中，那种感觉有了腰杆挺直的舒爽，像一只年轻轻的青牛驮来了春风的喜悦。

儿子出生时也正值腊月，平时总是性情开朗的太太，面对医院窗外风花雪舞的风景说，今天是腊月初八了，外面北风呼啸，我的内心也在狂风怒吼。那天，太太被推进产房的瞬间，我突然变得焦躁不安，长时间在医院的走廊里徘徊，当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时，我由紧张变得激动，哆嗦着，幸福着，快乐着。当医生告诉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时，我竟然欣喜若狂奔跑着去街市上买喜糖。

那天在街头飞舞的雪花中，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马路边一位风中的老人，正在向路边行人打探句话，她左手拄着一根拐杖，右手的胳膊上拎着一

只大竹篮，肩上还背着一只很沉的大口袋。她佝偻的腰身显得很瘦弱，身上和头上落满了雪花。见此情景，我突然泪涌如注，那是我的母亲，她从几百里外的老家赶来的，几天前我只是在电话告诉了母亲，老人就上心，还在这腊月寒风中奔波而来。

母亲听说有了小孙子后更加激动了，她把手中的竹篮递给我，说这里有家乡的土老母鸡，还有猪肚、猪肝和红糖。老人移了移拐杖，把肩上的大包卸下来，说，这里有小孙儿用的衣服、尿布、包被，照顾小孩子要周到，要细心，事事都要想到，千万不可有一丝马虎。我听了，哽咽着喊了一声娘！

二十多年已经过去，我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大学生了。每当我向他提起腊月风中的祖母，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地说，他看见了风中祖母的慈祥，也看见了亘古灿烂的亲情大爱。

雪域情殇

文/李国平

记不清是在那部作品中最先爱上那个地方，可能是在毕淑敏隽永秀丽的散文中，亦或是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藏獒》里，或许是哪部充满神奇色彩的《藏地密码》中。可是，当我蓦然的发现自己不可抗拒的爱上了那片雪域高原之后才醒悟，那可能只是一个梦的追求，而后化作梦醒之后的一缕残香，化作心中一段无法言说的伤痛。于是，我一直在书籍中苦苦寻找那心灵的慰藉。

彼时，又在朋友的空间里重温了那片雪域高原的神圣，三江源头、雅鲁藏布江、布达拉宫……我知道那里的气候是干燥的，但是蓝得纯净美丽，像是一片宁静的心声，地广博、胸襟万长。高山上群峰突兀、庄严森重。这也许就是雪域高原特有的情殇。

就像是沙漠里长不出玫瑰花一样，雪域高原是不能容忍江南风致的鸟语花香与流水潺潺的，它是一种宽广，一种大气，一种心灵震撼的壮美！第一次感受到三江源的静谧，雅鲁藏布江的大气，布达拉宫的庄严。我审视这朋友拍下的照片，犹如仙境一般，那是一种静态的美丽，深蓝的天空下映衬这裸露的岩石，清澈见底的河水静谧流淌。我陶醉其中，置身感受，远处那条公路像是一条丝带缠绕着群山，微风过处，我想也会留下丝丝花香吧。那是离天最近的地方，那是孕育生命的地方，承载梦想的摇篮。另一个画面上，浩浩江水、一泻千里，犹如奔腾骏马所向披靡。我想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是无论无何不能诠释那份久违的亲切，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似乎也明白了西北人声音的嘹亮、性格的豪爽、心胸的宽广。那俨然就是一个心灵的殿堂，涤荡心中的瑕疵，冲淡了尘世的虚荣，保留了内心最深处是那份宁静。

还有那庄严肃穆的布达拉宫就像一个神秘的音符在雪域高原上跳动着，或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神秘禁地，越为你内心蒙上一层神秘的向往。我幻想着有一天能亲临它的腹地，领略它的神采飞扬，静静地聆听它诉说过去的物是人非，梦飘过的地方，有梦就有远方……这也让我想起了电视剧《在那遥远的地方》一个出身优越、满怀深情的青年人为什么会一见钟情的爱上了昆仑山呢，那是一种性情的“腐蚀”，一种心灵的同化，当你设身处地的感受那绵亘蜿蜒的大山时，或许你真的就忘乎所以了，你想拥抱大山，你想溶为大山的一体，你甚至想把大山装进你的胸怀，在那一刻，你才是你真正的自己，你把自己赤裸裸的心灵摆在大山的面前，渴望的向它倾诉着你的心声，听说那就是大山的力量！心灵的召唤，灵魂的升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还没有亲眼目睹雪域高原的真面目，但是我一直以为那才是真正的大山！看过它的人们也许才能真的诉说大山的心声吧。

不知在那片雪域之上有没有塞北江南似的林荫道，不知有没有皇宫贵族那器宇轩昂的雕梁画栋，有没有山川河流旁边的古木参天。我想，可能也会有吧，有一份属于雪域高原的印记，有一份雪域人的念想，也有一份向往它的人的追求……

我想会有一天，我要踏入雪域高原的腹地，再一次领略雪域情殇。（山东中医药大学）

